

民主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李建新◎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人口之殇



民生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中国人口之殇

李建新◎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口之殇 / 李建新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1

(民生中国)

ISBN 978-7-5415-6852-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人口-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923 号

出版人 李 维 李安泰
策划组稿 李安泰 杨云宝
责任编辑 赵 屹
整体设计 高 伟
责任印制 张 旻 赵宏斌 兰恩威

民生中国·中国人口之殇

李建新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eph.com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3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15-6852-7
定 价	19.00 元

总 序

宋晓梧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实的政治定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提出了“图谋民生幸福”的目标，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目标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时隔100周年，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动摇，新一轮的发展将更侧重为民谋福祉。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把人民的期待作为工作的动力，表明新一届领导核心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创造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改善民生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放到一起，专列一篇（第八篇），明确“十二五”时期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提出要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一五”时期，我国民生领域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24%的县，约1.4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从4亿人扩大到8.35亿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无到有，加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4.32亿人；企业职工连续7年提高退休待遇水平，年均增长10%；大幅度提高了教育投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建立相关的民生绩效管理机制。

财政部在2011年预算草案报告中提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这三个方面投入的增长幅度都高于16%，住房保障方面也达到14.8%，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2011年8%的GDP预期增长幅度。如果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将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29.7%，比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平均低13个百分点，比人均GDP3000美元至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低24.3个百分点。现在我国国力增强了，这两年也加大了对保障民生方面的投入，如：2011年人均卫生公共服务经费标准由15元提高到25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工矿、林区、垦区等棚户区改造，2011年达1000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50万户，等等。但从总体看，财政加大对民生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还是有较大增长空间的。

改善民生，投入很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结构问题。而调整结构，有待于相关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关机制的完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存在逆向转移问题，即一次分配的差距，经过基本公共服务二次分配后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种逆向转移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应当扭转这种逆向转移的趋势，在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要实行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后发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结构

调整还要求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财力关系，调整城乡分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关系，调整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关系。显然，完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先举一个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企业与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由1990年的1:1.21不合理地扩大到2005年的1:2.1。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投入不算少了，但仍难以平衡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待遇水平的相互攀比。2011年“两会”后，我在云南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经连续7年提高待遇后，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养老金不到当地一般小学教师退休养老金的50%。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出发，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要再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不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其他补充保险来体现。美国1984年、日本1986年统一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又有一些国家实行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远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历史上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与政府和事业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分开搞两三套养老保险制度，给社会平添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矛盾和纠纷。“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因改革方向不明确，其推进步履维艰，建议“十二五”时期启动并完成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再举一个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十一五”时期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实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这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充分肯定。“十一五”时期，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前一阶段各地偏重总量GDP或人均GDP指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经过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社区卫生机构覆盖率，2007年一些地区达到100%，而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到30%；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2007年上海、北京、天津与江西、贵州、河南等地比，差距达4~5倍，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提高到

30 万元，西安 5 万元，南昌 3 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2009 年，广东 10.04%，辽宁 23.92%，而抚养比广东 12.14%，辽宁 44.5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还会向发展条件较好、回报率较高的区域集聚，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以人均 GDP 大体相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十分困难和相当遥远的事情。因此，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大大弱化 GDP 指标，突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要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首先，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按照均等化的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制度，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促使政府履行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考虑建立相关绩效管理机制。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从 2005 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了要“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加快实行政绩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2011 年以来，国家监察部成立了绩效管理监察室，国家建立了国务院绩效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我国的绩效管理的试点和推进工作。

但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任务转换为具体的绩效考核目标，并与官员的升降奖惩结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课题。长期以来，绩效考核的目标过于偏重 GDP，这有其历史的原因。现在，民众的诉求更强调保障民生和公共服务。因此，绩效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加以改进，将“1E”（经济）导向转变为“4E”导向，即经济性（Economy）、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

ciency)、效益性 (Effectiveness), 用“民生指数”代替“GDP崇拜”, 并实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 领导评价和公众评价相结合。

尤其要重视外部评价和公众评价。民生改善如何, 民众感受最深。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讲话中所说,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要大力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满足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过程、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和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热情。公众参与不仅有利于培育群众的公民意识, 也有利于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建立公众导向、民生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 有助于把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变成政府实实在在的基本职能。

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侧重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这样的情形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民生中国”系列丛书意义重大。这套丛书是一套大型公益性著作, 是反映中国民生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 这套丛书选题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编者对民生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 选题规模宏大, 同时重点突出。客观上说, 策划出版这么一套大型丛书是有难度的, 学科跨度很大, 作者天南海北。民生问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等学科, 该丛书作者或者是国内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或者是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阵容可谓强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作者基本都有社会调查阅历以及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的机会, 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有战略思维, 又熟悉政策, 能接地气, 这就有可能出精品。这套丛书可以作为广大干部思考、破解中国民生难题的政策工具书, 也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参考书。

第二, 这套丛书在民生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诸多理论创新, 为我们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分析和建议。研究中国民生问题, 既要在已有理论和政策话语下展开讨论分析, 也需要在此基础上

有新的思考、探索和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落实，必须以满足民生发展需求为评判标准。这套丛书从民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和界定了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既连着内需，连着转型，也连着公平，所谓民生问题，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物质福利的改善问题。民生发展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纠正社会初次分配不公，进行二次分配和公共财政体系的制度改革。但民生发展更需要重视发展中的非物质因素，如公平、正义、宽容、自由等等，需要从维护广大群众最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丛书所涉及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所提出的相应政策建议 also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下的人口巨变	1
第二节 世界人口二元结构	5
第一章 人口转变与未来人口态势	9
第一节 传统与现代人口转变	9
第二节 中国人口转变之特征	15
第三节 未来中国人口变化趋势	18
第二章 老龄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23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趋势及特征	23
第二节 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	29
第三节 我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33
第三章 性别失衡与社会和谐发展	38
第一节 两性失衡之社会	38
第二节 婚姻挤压与“剩男剩女”	42
第三节 性别失衡与社会和谐	50
第四章 少子化与家国稳定安全	54

第一节	家庭规模结构变化	54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社会“空心化”	59
第三节	家庭结构与风险安全	63
第五章	人口流动与城乡社会公平	71
第一节	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71
第二节	城乡二元“断裂”社会	80
第三节	城乡发展与社会公平	85
第六章	人口变迁与大国实力兴衰	89
第一节	大国实力与人口要素	89
第二节	中美印大国人口比较	92
第三节	三国人口变化与实力兴衰	104
第七章	中国人口的未来选择	107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下的人口与发展	107
第二节	人口之殇与未来选择	113
参考文献		116
致 谢		122

导 论

第一节 历史视野下的人口巨变

从人类的超长期历史视角观察，20 世纪的人口巨变非同一般。经济学家伯尔丁（Kenneeth E. Boulding）认为人类史应分为文明前社会（约 5000 或 10000 年以前）、文明社会和文明后社会三个阶段。20 世纪则是文明社会向文明后社会转换的过渡期，伯尔丁把 20 世纪称作“巨大变革期”（Great Transition），而这 20 世纪巨大变革的背后主要是因为人口爆炸，这是分断人类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物理学家琼斯·稍克（Jonas·Salk, 1985）早年也从超长期视角把 20 世纪的人口爆炸视为分断人类史的大转折点。在他研究的超长时间段即过去 8000 年及未来 8000 年（见图 1-1）中，20 世纪的人口增加和增长率的顶峰时期与伯尔丁的文明社会及文明后社会相对应。在人类人口变迁的上百万年漫长历史中，以 20 世纪为中心前后两三百年的 500 年人口变迁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人口巨变是非常短暂的。从人类史上看虽是极短的变化，但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事实上，在人类漫长的前一个时代，人口一直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水平上维持着一个平衡，在经历了西方人口转变特别是 20 世纪的世界“人口爆炸”之后，人类历史正转入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人口正朝着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方向迈进，正进入一个新

的平衡。稍克超长期的人口视角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史上人口变迁的轨迹，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 20、21 世纪人口巨变在人类超长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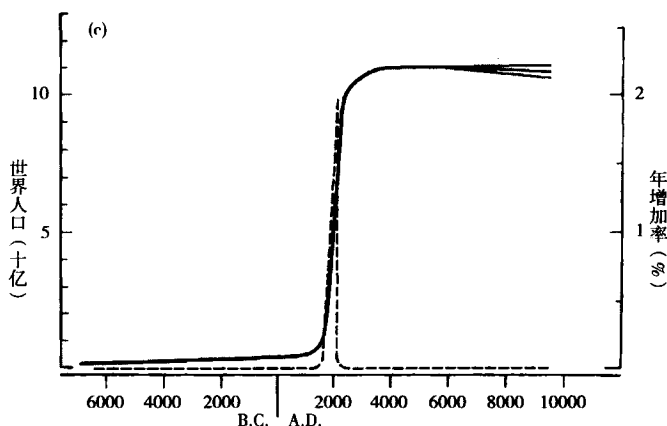


图 1-1 Salk 的超长期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Jonas Salk *The Next Evolutionary Step in the Ascent of Man in the Cosmos*, Leonardo, Vol. 18, No. 4, Special Issue: Jacob Bronowski: A Retrospective (1985), 238 页。

来聚焦一下 20、21 世纪人类人口的巨大变迁。实际上，人类人口局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始于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如英法等国，在这种背景之下，1798 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轰动一时的《人口论》就不足为怪了。人类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变，则始于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马尔萨斯时代开始，人口就成为充满争论的议题。进入 20、21 世纪，人口更是强烈地吸引学者和世人的目光，这是因为人口一直处在巨变之中。日本人口学界著名学者黑田俊夫曾概括和前瞻了 20 世纪后 50 年至 21 世纪前 50 年的人口变化特点及趋势，把 1950~2050 年这一百年称为“人口世纪”，他认为人口这一百年是人类人口史上的分水岭（黑田俊夫，1999）。前 50 年即 1950 年至 2000 年是世界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 50 年；后 50 年即 2000 年至 2050 年则是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 50 年。这是人类人口历史长河中短暂而剧烈变动的一瞬。

人口变迁（Demography Change）首先是指人口自身数量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角度看，由出生、死亡变化引起的人口变化直接表现为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两个方

面。自人类诞生几百万年以来,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是波动徘徊在零增长左右,人口规模增长变化极其缓慢。工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的增长才恒定大于零,并进入稳步的增长期。1750年世界人口估计6.5亿至8.5亿,1850年世界人口为11亿到13亿,1900年为16亿左右。^①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速加快。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走向和平,成为引领世界人口高增长的“领头羊”。1950~1960年,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85%左右,1960~1970年世界人口增长率达到了最高峰,人口增长率一度在2%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则是更高达2.5%,世界人口年增长量也在1985~1990年达峰值。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人类人口的增长率和年增长量都达到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水平。1950年世界人口达到25.32亿(见表1-1),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38亿,2000年世界人口已超过60亿,世界人口从1960年的30亿在不到40年的时间又翻了一番达到了60亿,成为人类人口史上人口翻番所用时间最短的时期。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增速明显下降,21世纪初期,世界人口的增速为1.24%。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到本世纪50年代,世界人口还将继续增长,2050年世界人口将预计超过93亿,但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逐年递减,到2050年左右,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0.36%左右,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水平。21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百亿,人口增长步伐趋于稳定,增长率趋于零增长。

表1-1 世界人口不同时期的人口规模

(亿,%)

年份	世界总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世界总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1950	25.32	1.78	2030	83.21	0.64
1960	30.38	1.95	2040	88.74	0.45
1970	36.96	1.94	2050	93.06	0.36
1980	44.53	1.74	2060	96.15	0.33
1990	53.06	1.54	2070	98.27	0.22

① [意] 卡洛·M. 奇波拉著:《世界人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7页。

续表

年份	世界总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世界总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2000	61.23	1.24	2080	99.69	0.14
2010	68.96	1.1	2090	100.62	0.09
2020	76.57	0.88	2100	101.25	0.06

资料来源: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New York, 2011。

正是由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高到低的转变,才引发了世界人口一方面人口数量规模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急剧变化。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世界人口变迁主要表现为人口规模的增长上,那么21世纪上半叶的50年,世界人口变迁将主要表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1950年世界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仅为5.2%,2000年为6.9%,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6.2%。前50年老年人口的比例增长了33%,后50年将增长135%,大大超过了前50年的增长变化速度。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剧烈变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1950年0~14岁人口的比例为34.3%,2000年的30.2%,2050年下降至20.5%。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剧烈的变化也将首次“颠覆”人类人口史上传统的人口金字塔结构即底部大而上部小(见图1-2)。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逆转。如1997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超过了少年人口的比例。如今发达国家传统的人口金字塔已发生了逆转,由正三角形的人口金字塔转成了倒三角形的人口金字塔。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出现明显的老龄化,其中以人口大国中国最为显著。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将首次历史性超过少年儿童人口,207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首次超过少年儿童人口比例(见图1-2),形成人口倒金字塔结构,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是世界人口史上从未出现的。预计21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可以说,21世纪将是世界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变化最为剧烈的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的到来标志着我们已经迎来一个新的人口结构变动的世纪,这是一个与人口规模急剧增长的20世纪不同的世纪。

表 1-2 世界人口中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

(%)

年份	0~14	60+	65+	年份	0~14	60+	65+
1950	34.3	8.1	5.2	2030	22.9	16.6	11.7
1960	37.1	7.9	5.1	2040	21.4	19.2	14.3
1970	37.5	8.3	5.3	2050	20.5	21.8	16.2
1980	35.3	8.6	6.0	2060	19.7	23.7	18.3
1990	32.7	9.2	6.2	2070	19.1	25.0	19.5
2000	30.2	10	6.9	2080	18.7	26.2	20.6
2010	26.8	11	7.6	2090	18.3	27.1	21.5
2020	24.9	13.5	9.4	2100	17.9	28.0	22.3

资料来源: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New York,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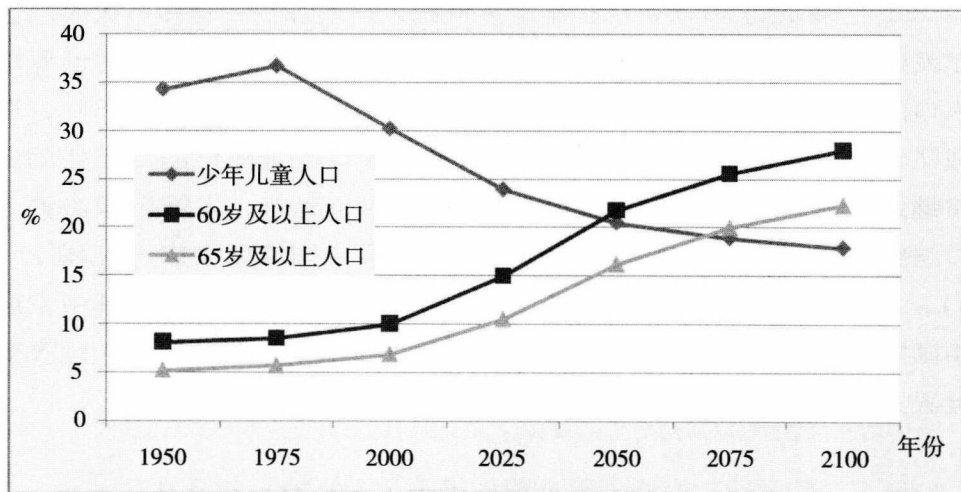


图 1-2 世界老年人口与少年人口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0 Revision), New York, 2011。

第二节 世界人口二元结构

从时间的维度我们看到了人类人口变化的轨迹,从空间的维度可

以发现世界人口变化的不一致性。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是西方与东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变化却有很大的不同。始于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在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变化程度较小。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在战后基本上稳定在 9% ~10% 左右,出生率则在战后持续了一段“婴儿热”之后迅速下降,到 21 世纪初出生率已接近死亡率水平,人口趋于静止,部分发达国家已出现人口负增长。从 1950 年到 2010 年,发达国家的人口仅由 8.11 亿增加到 12.36 亿,增加了 0.5 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变化则截然不同,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人口转变中具有出生率下降相对滞后于死亡率短期内迅速下降的特点,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迅速膨胀,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增长期。从 1950 年到 2010 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从 17.21 亿增长到 56.60 亿,半个多世纪人口增加了 2 倍多,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也由 1950 年的 67.97% 上升到 2010 年的 82.08%,形成了世界人口变化的二元格局。未来世界人口数量变化的二元格局还将继续下去,即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增长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继续增长,世界人口数量的变化将由发展中国家所主宰(见图 1-3),2050 年世界人口将超过 90 亿,2100 年超过 100 亿,其中发展中国家人口将达到 87.90 亿,占世界人口的 86.81%,将极大地改变世界人口的分布格局。

表 1-3 1950 ~2100 年世界及中国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

(亿,%)

年份	1950	1975	2000	2010	2025	2050	2075	2100
世界总人口	25.32	40.76	61.23	68.96	80.03	93.06	99.05	101.25
少年人口比例	34.3	36.7	30.2	26.8	23.9	20.5	18.9	17.9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5.2	5.7	6.9	7.6	10.5	16.2	20.0	22.3
发达国家	8.11	10.46	11.89	12.36	12.87	13.12	13.11	13.35
少年人口比例	27.3	24.2	18.3	16.5	16.6	16.6	17.0	16.9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7.9	10.8	14.3	15.9	20.7	25.7	25.8	27.0
发展中国家人口	17.21	30.3	49.34	56.60	67.16	79.94	85.95	87.9